



林獻堂與

三次戰爭的衝擊：

乙未之役、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戰爭

黃富三**

* 本文曾發表於台灣大學歷史系主辦之「集體暴力及其記述——1000-2000年間東亞的戰爭記憶、頌讚和創傷」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博理館，2005年7月至28-29日），蒙台灣大學歷史系允准另行刊出，謹申謝忱。本文係該文之修正稿。

又，筆者承蒙日本交流協會資助，在2004年10月至12月，赴日進行「戰後初期台人在日之政治活動研究」計畫，本文係該計畫部分成果。

** 黃富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摘要

歷史上臺灣的外患不絕，統治者變動頻繁，自1624年荷蘭人入主臺灣至今不到四百年內，共更換五個政權。林獻堂生於清光緒7年（1881）臺灣的阿罩霧庄（今臺中縣霧峰鄉），民國45年（1956）卒於日本東京，享年76歲。他出身清代臺灣望族霧峰林家，學識豐富，人格高超，是日治時代以來臺人的社會領袖與精神象徵。他一生中即經歷三次戰爭：一、1895年乙未之役，嚐到家國淪亡之痛；二、第二次大戰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遭到身心的煎熬；三、戰後國共戰爭造成的海峽對峙，對他的命運更產生重大的影響。他是臺灣的領袖人物，又長期生活在三種迥然不同的政權下，其所受的衝擊較一般人為大，體驗也更深，因此其遭遇與反應方式具有典範性意義，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關於林獻堂的資料，包括公私文書，可說相當豐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灌園（林獻堂）先生日記》，對重建林獻堂史事將大有助益。

本文之骨幹有三部分：

- 一、1895年乙未之役：論述家國淪亡之痛與林獻堂之回應。
- 二、1937-1945年第二次大戰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林獻堂遭遇的身心煎熬與回應。
- 三、1945-1949年二戰與國共戰爭：海峽對峙的緊張局面對他的命運產生的重大影響，尤其是國族認同問題。

一、導言

二、1895年乙未之役：家國之痛

三、第二次大戰時的困境：殖民地人的悲哀

四、二戰與國共戰爭的衝擊：國家認同的煎熬

五、結論

標註之簡稱表

- 《日記》I：黃富三所藏「灌園日記」未刊稿。
《日記》II：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第一至九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
《卷一年譜》：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年譜》（台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6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影印版）。
《卷二遺著》：同上，《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
《卷三追思錄》：同上，《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

一、導言

「兵凶戰危」，是以中國軍事家孫子警告世人要「慎戰」。他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¹原因是戰爭不僅會出現殺人盈城、餓殍千里之慘狀，而且其勝負更決定領土之歸屬，從而影響居民的生活與子孫的命運。戰爭對人類歷史發展之影響如此深遠，因此長期以來一直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不少史家也以研究戰史成名，如西方史學之父西羅多德（Herodotus）之《波希戰史》與科學史之父（Thucydedis）修西底德斯《比羅奔尼沙戰史》。

臺灣由於位居東亞航路要衝，航海時代來臨後即成為列強覬覦爭奪之標的，自1624年荷蘭領臺迄今不到400年內，即更換五個主權國。其所以如此，乃是戰爭的結果。林獻堂一生中即歷經三次戰爭與三個政權的統治，做為臺灣重要家族的領袖人物，其所受的衝擊較一般人更大，體驗也更深。

林獻堂出身於清代台灣望族霧峰林家，名朝琛，諱大椿，字獻堂，號灌園，生於清光緒7年（1881）台灣的阿罩霧庄（今台中縣霧峰鄉），民國45年（1956）卒於日本東京，享年76歲。他一生中面對三種迥然不同的政權。²林獻堂1895年臺灣割予日本，在乙未之役中，嚐到家國淪亡之痛。在殖民統治後期，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與第二次大戰，他又遭到身心的煎熬與迫害。戰後國共戰爭造成兩岸政權的對立，他也受到國族認同與臺灣未來走向問題的強烈衝擊。在三次戰爭中，他的體驗如何？他如何因應？他的經歷在臺灣社會的代表性又如何？這些均是饒富趣味的問題。

拙著〈日本領臺與霧峰林家之肆應——以林朝棟為中心〉，³曾論及已

1 孫子，〈十一家註孫子〉，收於《竹簡兵法》（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卷上，頁1。

2 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頁1。

3 黃富三，〈日本領台與霧峰林家之肆應——以林朝棟為中心〉，載於《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1993）。



未之役時林朝棟之回應。筆者最近出版的《林獻堂傳》，⁴其中有部分涉及戰爭時期的體驗。以此為基礎，期望進一步有系統地、較完整地論述林獻堂在不同時期的戰爭中所受的衝擊。為了探知他的內心世界，本文以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為主要史料，另外參酌部分其他史料，來論述上述的問題。

《灌園先生日記》一部份是已刊稿，⁵一部份是未刊稿，⁶係筆者所蒐藏者。

以下分三部分談，1895年乙未之役：家國淪亡之痛；第二次大戰時的困境；國共戰爭的衝擊，分別論述其實際體驗與所受的衝擊。

二、1895年乙未之役：家國之痛

霧峰林家的林文察、林文明、林朝棟等人，在太平天國、戴潮春之役、中法北臺之役中，均扮演效忠清朝的重要角色，在清代臺灣是與板橋林家並列的重要家族。⁷林獻堂因家庭環境良好，自幼即受極佳教育。光緒13年（1887），7歲，入林家家塾「蓉鏡齋」就讀，接受教育，啟蒙師何趨庭，國學根基甚佳，對林獻堂少年時代的學養、傳統士人性格的涵養助益甚大，如積極上進、克己自律等。⁸光緒19年（1893），13歲時，父親林文欽考中恩科舉人，影響林家走向文化之路。他受父親之身教、言教，激勵終生好學之精神，養成溫文儒雅、中庸謙卑之人格。

1895年，清朝因甲午戰爭戰敗，據馬關條約，臺灣需無條件移交日本，

4 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臺灣文獻館，2004），頁16-17。

5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第一至九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簡稱《日記》II。

6 黃富三所藏未刊稿，簡稱《日記》I。

7 關於林氏族人的事蹟，參考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台北：自由時報文化出版部，1987）。又，《霧峰林家的中挫》（台北：自由時報文化出版部，1987）。

8 張正昌，《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頁32-33。臺灣省文獻會編纂組，〈林獻堂的事蹟與臺灣抗日運動對談會紀錄〉（《臺灣文獻》23卷4期，1972年12月），頁111。

臺人孤立無援，對林家無異晴天霹靂。不過，臺灣紳民仍不死心，於5月26日成立「臺灣民主國」，擁護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以抗日保鄉，林獻堂之父林文欽亦募義勇響應。但以唐景崧為首的清朝官員無心抗日，紛紛內渡，以致群龍無首，軍心渙散。5月29日，日軍登陸鹽寮，6月7日佔領臺北，並揮軍南下。臺人雖紛紛組織抗日義勇隊，終因倉促成軍，缺乏訓練、裝備、糧餉，難以抵擋近代化軍隊而潰敗。

林獻堂如何因應此一變局呢？首先是率族人內渡避難，接著是忍辱接受殖民統治。

（一）內渡避難

當時林家大家長是大房（下厝系）的林朝棟，身為清朝官員，奉命內渡。同時，面對政治、軍事之新形勢，他衡量輕重得失，要求族人一部份內渡，而留居臺灣者採取不抵抗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犧牲。⁹二房（頂厝系）亦照辦。由於羅太夫人年邁，不堪海濤之險，子林文欽極為孝順，留臺照料；¹⁰林獻堂則奉祖母羅太夫人之命，率全家四十餘口，內渡避難於泉州晉江縣。¹¹

林獻堂生長於富貴之家，自幼養尊處優，而且當時是年方15歲的少年，因突逢家國之巨變，被迫承擔重任，其艱辛可想而知。他面對的困難是多方面的。第一，兵荒馬亂，族人可能有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第二，橫渡臺灣海峽有風濤之痛苦與危險。第三，1985年正逢福建、臺灣鼠疫流行，死者枕藉，生命與健康深受威脅。第四，倉促逃亡，他所攜帶的資財有限，而族人多、開支浩繁，生活甚為困窘。第五，他們在泉州人生地不熟，孤寂難忍。對於一個未成年的十五歲少年，這真是一種無法承受的挑戰。無怪乎此

9 黃富三，〈日本領台與霧峰林家之肆應——以林朝棟為中心〉，頁94。

10 林獻堂，〈先考文欽公家傳〉，頁113。黃富三，〈日本領台與霧峰林家之肆應——以林朝棟為中心〉，頁94。

11 《卷一年譜》，頁17。



時的他思親之情無時或已。¹²他在〈六十述懷〉詩云：「十五方志學，輿圖忽改色。扁舟航海行，風雲告急迫。伯母及諸姊，幼弟亦在側。暫居晉江城，聊以避不測」，以及「思親時望雲，悲來不能抑」的詩句，即描述此一慘痛遭遇，並充分道出少年之徬徨無助心情。¹³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此一經驗促成其心理的早熟與領袖風範的發展。

（二）忍辱接受殖民統治：返鄉理家與尋找出路

臺人雖反抗日本之領臺，但一者臺灣是依據馬關條約的割讓地，不能期待祖國或國際支援，二者民間武力實不足以對抗有近代化裝備的日本，因此，武裝抗日運動漸趨平息。臺灣中部，自1896年6月雲林柯鐵虎抗日義軍失敗後，社會秩序亦逐漸安定，林獻堂思鄉情重，乃帶族人由大陸回臺團圓，無奈地接受日本殖民統治的事實。¹⁴

1897年，林獻堂17歲，由家塾老師白煥圃傳授經史。此時日人治臺已經三年，推動近代式教育，學校課程內容除日文外，重視實用學科，如農、工、會計等，而林獻堂仍埋首於中國傳統經史之中。此顯示出其民族意識的強烈與不計功利、不務虛名之性格。¹⁵不幸，1900年10月，父親林文欽因痔瘡宿疾，赴香港治療，為庸醫所誤，竟病故旅邸，享年僅46歲。當時林獻堂年方20歲，赴港奔喪，運柩歸葬，從此擔任家長的角色，並逐漸成為霧峰林家的中心人物。

在殖民統治下，臺人不僅遭到不平等待遇，而且傳統文化與民族認同面臨危機，他的感受比一般人更深，因此出面領導政治、社會運動。由於其良好家世、學養及人格，又具有傳統士大夫的時代使命感，熱心參與地方事

12 張正昌，《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頁38-39；臺灣文獻會編纂組，〈林獻堂的事蹟與臺灣抗日運動對談會紀錄〉，頁111。

13 《卷二遺著》，頁206。

14 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臺灣文獻館，2004），頁16-17。

15 張正昌，《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頁41。

務，林獻堂進一步成為臺人的共同領袖。他最為人稱道的是，一生中未因家世聲望而與日人合作，求取功名利祿，但也不會消極隱遁，只知吟風詠月，風流逍遙過一生，如同另一類的士紳。自1920年代他開始出錢出力，領導臺灣非武裝抗日運動，爭取臺人之權益，其中以臺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與臺灣文化協會影響最大。¹⁶為此，他經常慷慨捐輸，不計個人得失，其「六十述懷」詩中即云：「成敗一任天，犧牲何足惜」。¹⁷日人眾議院議員神田正雄遊林獻堂私邸時，盛讚林家邸宅之「宏壯富麗」，不亞於北京皇族或高官之府第，而對他「甘冒艱危，不辭勞苦，為臺人、為東亞挺身奮鬥」，深感「迥非尋常」。¹⁸

總之，他原本可以做安享榮華富貴的太平紳士，卻寧願做牛做馬，爭取臺人之權利，無怪乎贏得社會領袖的皇冠。

三、第二次大戰時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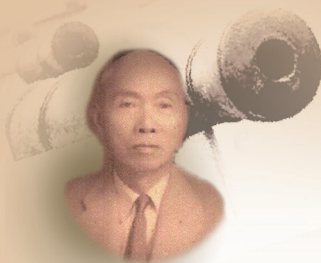
日本由於近代化的成功，日益富強，而亞洲國家又如此積弱落後，引發其對外侵略的野心，鄰近的中國與東亞國家首當其衝。為了擴張領土，日本先後發動1931年之九一八事件、1937年之七七事件、1941年之珍珠港事件，臺灣也因此一步步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林獻堂身為殖民地的社會領袖，自然難以置身事外，處境也極為困難。以下分論戰時體制下的迫害、皇民化運動下的無奈。

（一）戰時體制下的迫害：祖國事件；避居日本

16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30-57。

17 《卷二遺著》，頁206。

18 《卷三追思錄》，頁551。



1930年代日本軍閥氣焰日盛，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進入備戰時期，1937年七七事變後，進入「戰時體制」時期。因此，對殖民地的壓迫日益增強，僅存的溫和的抗日政團「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於1937年8月間自動解散。在此大環境下，不但激進的左派團體慘遭鎮壓取締，即使溫和如林獻堂者，亦備受欺凌玩弄，其中最聳人聽聞的是「祖國事件」。以下分「祖國事件」、避居日本二節簡述。

1. 「祖國事件」

1936年2月28日至4月16日，林獻堂偕弟階堂、次公子猶龍參加「臺灣新民報」組織之華南考察團，歷遊廈門、福州、汕頭、香港、廣東、上海各地。林獻堂在上海接受僑民團體歡迎，於席上致辭時，有「歸回祖國」之語，在《上海商報》刊出。5月，「臺灣日日新報」刊載其事，並對林氏大張撻伐，不久就發生林獻堂被毆的「祖國事件」。簡述如下。

6月17日乃日本統治臺灣的「臺灣始政紀念日」，每年各地都舉行盛大慶典。當日，林獻堂與楊肇嘉應臺中州知事之邀，赴臺中參加慶祝遊園會，突有一日人趨前遞一名片，上書「愛國政治同盟員：賣間善兵衛」，另一手遞交一勸告文，要他為「歸回祖國」失言事公開道歉，並保證今後不再參加政治社會等活動。隨後，賣間善兵衛又出拳擊中林的右頰，楊肇嘉見狀，上前將賣間善兵衛抱住，林氏方得脫身返家。19原來在九一八事件後，軍閥氣盛，七七事變之前，激進派的荻洲立兵出任臺灣軍參謀長後，認為總督府過於軟弱而多方干預政治，因此以卑劣手段，唆使日本流氓賣間善兵衛毆辱林氏。²⁰此即所謂「祖國事件」。

此後官府步步進逼，甚至利用台籍御用紳士施加壓力於抗日人士，林獻

19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70，3版），頁313-315。

20 《卷一年譜》，頁122-123。其後，一個台灣青年施良甚為不平，亦追打賣間，使他不敢隨便出門，為林獻堂出了一口氣，參「巫永福先生訪問紀錄」，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24-25。

堂遭左右夾攻，飽受精神上之折磨。1937年2月22日，北部御用紳士郭某、黃某等人來霧峰拜訪林獻堂，稱欲於本年「臺灣始政紀念日」，糾集全臺各地重要人物參拜臺灣神社，向總督及軍司令官表示臺人愛國之誠意。²¹次日，臺中州警察部長亦來訪，警告林獻堂說：近來日本右派份子勾結軍部壓迫臺人，但小林躋造總督視臺人爲帝國臣民之一部份，希望他們成爲忠實之國民，斷不容右派份子之破壞；然臺人亦有缺點，僅知利己。這番話在安撫之中，帶有警告意味。接著郭某又來訪，所談內容相似。很顯然，這是總督府軟硬兼施之策略，在殖民統治下，林獻堂不能不虛與委蛇，處境極爲艱難。²²

林氏自1936年因「祖國事件」受辱於日本流氓以來，即有離臺避難之意，如今更想早日成行。

2. 避居日本之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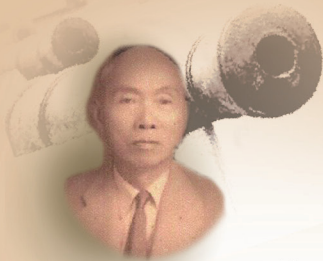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1931年後，由於日本進入備戰時期，臺人不但反抗空間減縮，而且無端遭受各種迫害，甚至被迫執行官方政策。在此時代氛圍中，林獻堂內心極端苦悶，充滿無力感，於是1937年5月後離台避居，做無言的抗議。

然而，自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進入「戰時體制」時期，全面展開侵華戰爭，林獻堂的處境益加艱難。他在滯日期間唯一能做的，只是與開明派日本學者或政治家訴說臺人之痛苦而已。而且，林獻堂是臺灣社會領袖，動見觀瞻，總督府對他的離臺赴日極爲在意，自始至終予以嚴密監控，並採取誘返的行動，以防止有害總督府的言行發生。

1937年5月18日，林獻堂一行人離臺前，高等特務澤也一策即赴霧峰拜

21 北部御用紳士可能是郭春秧、黃純青等。臺中州警察部長中平之名，待查。

22 《卷一年譜》，頁125-126。



訪，詢問一行之人數與東京之住所，林氏告以將住在其子林攀龍之住所。當日正午搭「高千穗丸」自基隆出帆，在船上水上特務園田本治郎亦來訪，問一行人數、上京之因、滯在日數及住所等事。²³5月20日，十一時三十分，船抵門司港上岸。²⁴5月22日，七時半，乘車抵達東京驛，住進林攀龍宅。²⁵

1937年6月3日，林獻堂偕楊肇嘉拜會前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伊澤對「祖國事件」深致撫慰之意，並說與首相近衛文麿有親交，可代為轉達意見，希望林氏提供資料，並面談臺灣統治問題。因此，他在6月8日，和楊肇嘉、吳三連研擬一方案，期望能改善臺人之境遇，內容有放棄壓迫性的同化政策、實施義務教育、不實施米穀專賣制度、廢止保甲制度等。²⁶後來有一部份建議先後實施，但實施的原因相當複雜，到底與林獻堂的建議有多大的關係，有待深探。

由於日本軍閥全面展開侵華戰爭而進入「戰時體制」階段，他在日本本土亦感受到戰時氣氛了。1937年7月8日晨，林獻堂接到報紙號外報導，稱：

「（7月7日）零時天津駐屯軍在蘆溝橋演習，被支那兵不法射擊因而應戰。我軍死者十餘名，支那軍二十餘名，傷者不下六十名，支那側豎白旗請停戰。」²⁷

此即為「七七事變」，侵華戰爭終於爆發了，他需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7月13日，他修書予其子猶龍、雲龍，謂「北支事件」（即蘆溝橋事件）深

23 《日記》Ⅱ，1937年5月18日。

24 《日記》Ⅱ，1937年5月20日。

25 《日記》Ⅱ，1937年5月22日。

26 《卷一年譜》，頁126-127。其要項是：「放棄壓迫的同化政策；實施義務教育；開放山地以利開發；廢止出國旅行券制，鼓勵臺人赴南洋發展；不可米穀實施專賣制度，以免斷絕臺人之經濟命脈；嚴厲取締右派流氓之橫行，避免阻礙日臺人之融合；廢止保甲制度，以減輕人民負擔；廢止吸食鴉片制度，以減少青年之犯罪。」

27 《日記》Ⅱ，1937年7月8日。

望能圓滿解決，但在未能解決之時，集會言論須要十分謹慎。²⁸他意識到台灣當局對台人之統制必定會強化。果然，9月3日，蔡培火至東京，四時餘來訪，述說賣間善兵衛等人在台之跋扈情形。他聽後心中甚為不快，但也無奈，所幸家中老少大致平安。²⁹

為進行戰爭，日本國內亦有各種相關措施，包括對平民生活的管制，林獻堂即親歷數次的防空演習。1937年9月15日，二時，他到小川（松）宮銅像前，聽到空襲警報（モタサイレン，motor siren）連鳴十聲，原來自本日起進行四日之燈火管制演習。³⁰9月17日，他到高田馬場，又逢防空演習試放毒瓦斯爆彈，至演習後，方得乘車返家。³¹11月16日起一週內，每夜燈火管制，但此次係警戒管制，與前次之非常管制不同，故不鳴氣笛及其它種種工作，僅在第一夜要求商店將廣告燈熄滅而已。³²但11月22日，實施全面燈火管制，東京市街一片漆黑。³³因此，林獻堂避居日本東京，可能更能感受時局之瞬息萬變，戰事腳步之逼近。

對於時局，他也不免有所評論。1937年9月20日三時，他到三王飯店訪林子瑜、顏水龍等人。林子瑜作有「北支事變」（盧溝橋事變）之詩，中有一聯云：「破約宋軍應後悔，垂涎蔣匪策重臨」。林獻堂延稱蔣為匪未免太過，林子瑜回答說，蔣為「青幫」首領，「稱匪有何太過也」。³⁴顯然，林獻堂對蔣介石的評價較林子瑜好。1937年10月6日，林獻堂偕蔡培火拜訪東京帝大教授矢內原忠雄，因矢內原教授於10月1日攻訐軍部之窮兵黷武，林

28 《日記》Ⅱ，1937年7月13日。

29 《日記》Ⅱ，1937年9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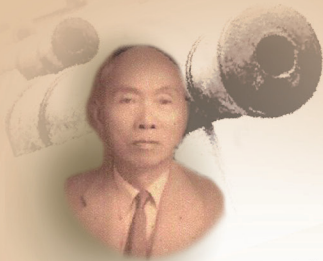
30 《日記》Ⅱ，1937年9月15日。

31 《日記》Ⅱ，1937年9月17日。

32 《日記》Ⅱ，1937年11月16日。

33 《日記》Ⅱ，1937年11月22日。

34 《日記》Ⅱ，1937年9月20日。按，矢內原忠雄是位反對帝國主義的良心學者，對台人處境深表同情，時時痛批總督府，引起當局之不滿。其名著為《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氏對其愛和平、崇正義之殉道精神，表示欽佩。³⁵不久，矢內原教授即因此被迫自東京帝國大學離職，12月21日至文化公寓訪問林獻堂，雙方互訴對時局的不滿。³⁶然而，在戰鼓咚咚之際，有誰聽得見微弱的和平、正義之聲與殖民地人的哀怨呢？

不過，林獻堂身為臺灣社會領袖，滯日不歸，總督府深感有損顏面，因此多方勸誘其早日歸臺。1938年9月14日，東京憲兵隊長治川氏拜訪，謂迫害他的荻洲立兵已離開臺灣，臺灣軍部之壓力已有減輕，勸他返台。³⁷按，治川氏曾於昭和9年（1934）擔任臺灣憲兵隊長。11月4日，《臺灣日日新報》政治部記者上田氏亦來東京勸駕，希望他早日返鄉。於是，林獻堂在12月11日束裝歸臺。³⁸然而，1939年4月，林獻堂又赴東京，但由於時局更緊張，他只能遊歷、讀書、作詩以及治病而已。至1940年10月27日，因侄兒林崇正病故，方離日返臺。³⁹

總之，在軍閥氣焰日益高張的環境中，林獻堂只能無奈地自保而已，很難如1920年代般領導台民，並做出具體的貢獻。

（二）皇民化下的對策

自1937年總督府推動皇民化運動後，臺人之政治空間本已大為緊縮，隨著戰事之擴大為太平洋戰爭，更只能屈服於軍閥之淫威下。他們不只沒有反抗的自由，而且必須屈從效命。林獻堂返臺後自然難以置身事外，必須參與執行總督府之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擔任「皇民奉公會」的工作。

1941年4月19日，總督府正式成立「皇民奉公會」，直至1945年6月17日第二次大戰接近尾聲時方解散。林獻堂早在1941年2月25日就被告知即

35 《卷一年譜》，頁128。

36 《卷一年譜》，頁129。

37 《卷一年譜》，頁131。

38 《卷一年譜》，頁131-132。

39 《卷一年譜》，頁133-135。

將成立「皇民奉公會」，並被要求出任要員，他心中充滿無奈，但唯有配合而已。⁴⁰他在2月28日回函草屯洪元煌時說：「皇民奉公會之組織不日將發表，吾人惟有政府之命是從，盡吾人之所能為者而為之事。此外勿多言，惟讀書而已。」⁴¹當日本特務向林獻堂試探查詢時，林獻堂回答說：「唯奉政府之命，盡吾力之所能而為之。」⁴²

總計林獻堂在皇民奉公會中，前後擔任過的職位包括中央與臺中地方的均有。中央的職位如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與」，基層的如霧峰國民學校之青少年團顧問。他的主要職責有協助研擬奉公會執行辦法、演講宣傳、捐助經費等。⁴³在成立初期，他就被要求提供意見，如1942年5月，對於推動辦法，他回復中央總裁四點：「一、國防之故須促進本島徵兵制之施行；二、推進親切運動以圖感情融協；三、設置南方文化之綜合的研究機關；四、以皇民奉公會為中心統合各種之團體，並圖配給機構之整備。」⁴⁴他也協助宣傳，如參加1943年12月1日中央本部的演講，提出四點意見：「一、信賴當局的設施；二、志願兵之志願書提出；三、食糧擴張；四、間諜預防。」⁴⁵至於皇民奉公會的經費，林獻堂主持的大安會社捐出一萬五千圓，而他個人則捐一千圓。⁴⁶

儘管林獻堂配合日本政府做事，但仍處處受到刁難。⁴⁷林家多次被密告

40 《日記》I，1941年2月25日。

41 《日記》I，1941年2月28日。

42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期（1999年6月），頁186-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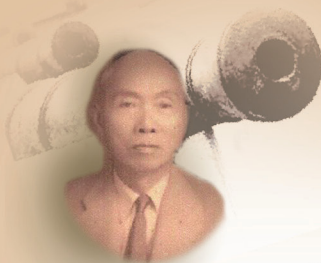
43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頁184-186。

44 《日記》I，1942年5月30日。

45 《日記》I，1943年12月1日。

46 《日記》I，1941年8月24日。

47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頁193-196。



埋藏武器、黃金、違法等事，唯均為林獻堂化解。⁴⁸再者，由於日人全面實施統制經濟，嚴格配給米糧，連身為大地主的林獻堂有時也無米可炊。如1945年2月16日，他告訴來訴苦的佃人說：「余之伙食亦被減半數，尚不敢異議，願汝亦勿多言，惟有忍耐以食蕃薯而已！」⁴⁹另外，文化活動也受限制，如限制收聽外國廣播、發表文章，甚至連與政治無關的詩集《櫟社第二集》亦遭禁止出版。⁵⁰最後，做為臺人喉舌的《臺灣新民報》也被迫合併於《興南日報》，無怪林獻堂感嘆道：「十五年之辛苦經營從茲已矣噫！」

⁵¹林獻堂小心翼翼地應付是必要的，因為他的一舉一動二十四小時均受到監視，臺中憲兵隊一臺籍憲兵即自承曾擔任此一任務。⁵²

然而，林獻堂仍有其堅持底限。例如1940年2月11日，總督府實行改姓名制度，他就堅決反對。⁵³1940年11月18日，當巡查到處逼人改姓名時，他批評說：「內地人之姓林者不少，既言欲同化吾輩，何故不能姓林？若改為中村、小村或村田、田原則可，殊令人不解。」他更堅持漢文的保存，⁵⁴對於嚴禁穿臺灣服，也頗不以為然問。⁵⁵換言之，即使在高壓統治下，他依然堅守漢人的民族文化認同，與部分士紳之屈從或諂媚統治者形成對比。葉榮

48 在日記中曾提及的數起例證：1941年4月22日，有婦人密告霧峰林家埋藏日本領台時未交出的武器。1941年4月23日，被舉發林獻堂堂弟妻賴麵藏金甚多。1942年1月15日，有人密告林獻堂估買。1944年7月2日，有人密告林獻堂在演講時言語偏差。

49 《日記》I，1945年2月16日。

50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頁90。

51 《日記》I，1944年2月14日。

52 「游禮木叢先生訪問紀錄」，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頁138-139。

53 在日記中記載的數起例證：1940年11月6日，其侄輩林澄坡、林湯盤對林獻堂訴說警察逼改姓名已刻不容緩時，仍告以絕對不要改。1940年11月7日，大屯郡警察課長中村和三郎要林獻堂改姓名時，他報以沈默。1940年11月8日，侄林愛龍因當霧峰庄長被警察逼著改姓名時，林獻堂勸其不可如此輕率。

54 蔡培火等編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12。

55 友人陳圻對改變臺灣人服飾為日本服的態度，頗為反對。如本間雅晴軍司令要本島人將衣服上的布鈕改為角鈕，認為即可漸次與內地人同樣，陳圻即肅然回答：「皇民係關於精神不是區區在於物質！」不願做更改。《日記》II，1941年2月25日。

鐘等人稱讚他的高風亮節，說：「從林獻堂所遺留之行儀以及其日常生活的一切，可以說他不說日語、不喝味噌汁、不穿下駄（木屐），過純中國式的生活，從不依靠日人的威光圖謀升官發財。」⁵⁶

可見在皇民化運動的環境中，林獻堂被迫必須配合統治者，執行不少有違本意的工作。不過，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他依然堅持漢人的立場，不肯妥協，不贊同皇民化的同化運動。

（三）戰火下的經驗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後，起初勢如破竹，席捲東南亞。但自中途島之役戰敗後，戰局急轉直下，節節敗退。1944年美軍反攻菲律賓後，戰火一步步逼近臺灣。當時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採取躍島戰術，亦即以聲東擊西的方式將大批日軍困於臺灣，而後以主力進攻琉球、日本。因此1945年4月1日沖繩登陸浴血戰之前，美軍一方面以強大的海軍包圍臺灣，誤導日軍以為臺灣是登陸目標而集重兵於此，另一方面，由於臺灣是日本南進基地，擁有相當良好的軍事基地與工業設施，必須先予摧毀，以減少美軍進攻日本本土的威脅。因此自1944年年底，美機對台灣進行密集的空襲。台灣各種軍事、工業等設施蒙受慘重的損失，日本當局亦全力動員所有力量，做垂死掙扎。以下敘述林獻堂在1945年在臺北與臺中所遭遇之空襲經驗、他對戰局之評估。

1. 空襲經驗

1945年年初，日本敗象畢露，美軍大舉空襲臺灣，日軍無力招架，美機如入無人之境，即使出動神風特攻隊亦難挽危局。林獻堂常來往於臺中與臺北之間，因而有目睹耳聞之經驗。

（1）臺北

56 蔡培火等編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73。就日語用不用問題，學者許雪姬則認為：「其實不說日語應該是林獻堂日語並不精通，因此少用。」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註96，頁190。



1945年1月3日，林獻堂在臺北，上午七時四十分，忽傳空襲警報，且接連不斷，前後進入防空壕達八次之多，至午後二時方解除警報。當日他原本預定在鐵道飯店（位於今新光三越大樓，已經毀於戰火），與羅萬俤、許丙等十餘人招待長谷川清總督等官員，因空襲而作罷。而且預定五時餘返臺中，至臺北車站始知火車停駛，結果由羅萬俤招往北投，當夜宿於淇水園旅館。⁵⁷

第二天，1月4日，八時十分又傳空襲警報，但他因未聞呼叫躲避空襲之聲，上午留在旅社中。後因得知二時五分有臺北南下的火車，因此自北投乘十二時十五分之機動車往臺北搭南下火車。在車上，他發現二等車乘客僅有二十餘名。七時十餘分火車抵臺中，但因無汽車可乘回霧峰，遂夜宿臺中中央飯店。⁵⁸

（2）臺中

1945年1月4日，他在台中聞知美機投彈二個，一在草湖溪，一在糞箕湖山上。5日，巡查（警察）命令地方保甲人夫填滿溪底之炸穴。三時二十分，他與五弟階堂等親人同往觀看，炸穴之直徑約三丈，深丈餘。⁵⁹

（3）臺北

1945年1月9日，他在台北，七時餘忽傳警戒警報，繼而空襲警報，隨旅客們避入防空壕二次，終日留在永樂飯店，不能出門。⁶⁰

1945年1月10日，上午只有警戒警報而無空襲警報，但往臺中之火車僅有八時餘一班已開，因此無法回臺中，仍留在旅社。⁶¹

（4）臺中

57 《日記》I，1945年1月3日。

58 《日記》I，1945年1月4日。

59 《日記》I，1945年1月5日。

60 《日記》I，1945年1月9日。

61 《日記》I，1945年1月10日。

1945年1月15日，林獻堂在霧峰家中，八時餘聽到空襲警報，至午後方解除。他聽說臺中站前被掃射，幸無死者。十一時往訪其子林攀龍等人，又遇到空襲，避入防空壕二次。⁶²

1945年1月16日，八時餘空襲警報又響，近十時方解除。他往萊園看陳飛東雕刻石像，由祖母墓行至五桂樓前，忽見空際銀色敵機一架，徐徐由西南而向東北，約七、八分後，即聞空襲警報。⁶³

1945年1月17日，上午一時餘，警戒警報響起，不到一小時即解除。夜九時餘，先是警戒警報，接著空襲警報，林獻堂與子攀龍等人在家中庭院觀看空襲情形，看到美機或一機或二機，自東西南北方向來回飛行。他又聽到機關槍掃射聲四、五發，據說霧峰庄役場、運輸倉庫、加工會社三處被炸，但無人員傷亡。⁶⁴

1945年1月19日，林獻堂侄兒林資彬來，稱1月4日遭受之美機空擊中，共計炸死馬一匹、家禽十餘隻，但家屋損害輕微，人幸而無傷。⁶⁵1月20日十二時餘，搭火車赴會，但至臺灣信託株式會社前，見人們倉皇逃避，原來有空襲警報，到終點後急忙越過高橋，抵達支部後警報方解除。⁶⁶1月21日上午九時餘，忽傳空襲警報，接著有爆炸聲，有時在西北有時在西南方，直至下午六時餘方解除。⁶⁷1月29日十時餘，空襲警報，至十二時解除。⁶⁸1月30日，上午十二時空襲警報，下午一時解除，九時餘再空襲三十六部隊，至十一時餘解除。⁶⁹

62 《日記》I，1945年1月15日。

63 《日記》I，1945年1月16日。

64 《日記》I，1945年1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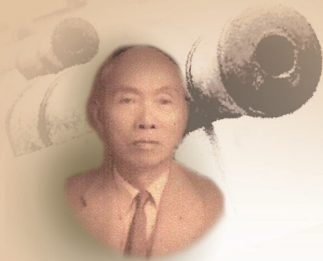
65 《日記》I，1945年1月19日。

66 《日記》I，1945年1月20日。

67 《日記》I，1945年1月21日。

68 《日記》I，1945年1月29日。

69 《日記》I，1945年1月30日。



1945年2月1日，林獻堂與長子攀龍參加「神兵に續け州民決意表明大會」，但因十時餘有空襲警報而取消。⁷⁰2月3日，十時餘空襲警報，美機八台從霧峰家屋上掠過。⁷¹2月8日，上午十二時五十分警戒警報。⁷²2月13日，十二時餘，往山下郡守官舍，適遇空襲警報，奔至臺灣信託支店，至時汗流已經浹背；坐不到十分中，又聽到躲避空襲之呼叫聲，與王金海、劉喜揚等人，同避入防空壕，至美機飛過後始出來。⁷³2月16日，火車貨物車在行進中離烏日站不遠處，被美機擊中，車中載有酒精水油炸彈，因此延燒爆發，附近家屋頗有損害。⁷⁴2月19日，十二時餘，有空襲警報，美機八架由北向南，在台中、彰化上空飛過；近二時又有空襲警報，並聽到六次爆炸聲。⁷⁵

由上林獻堂之親歷經驗，可知至1945年初，可說日本敗象畢露，美機連日連番轟炸，毫無還手之力。除了軍事與工業設施遭到破壞外，一般人需不斷躲空襲，生活步調因而大受影響，連火車亦無法正常行駛，林獻堂往來霧峰、臺中、臺北間，常因而受困而不能如期往返。同時可證麥克阿瑟成功而順利地執行其預定的戰略與戰術，即自1944年年底至1945年年初大舉空襲臺灣，一者將日軍吸入臺灣以便進行三月展開的沖繩主力戰，二者重創臺灣的軍事與工業設施，消除進攻日本本土時的後顧之憂。

2. 對戰爭之回應

如上所述，美機空襲頻繁，而日本軍方毫無招架之力，林獻堂雖無何舉動，但早已理解戰局對日本日益不利。此時他似乎相當熱心地方事務，尤

70 《日記》I，1945年2月1日。

71 《日記》I，1945年2月3日。

72 《日記》I，1945年2月8日。

73 《日記》I，1945年2月13日。

74 《日記》I，1945年2月16日。

75 《日記》I，1945年2月19日。

其是治安問題，表面上是配合日人之需要，實際上他已在為戰後新局做準備了。以下試論其對戰爭之評估與回應。

（1）對戰爭之評估

1945年1月12日，林獻堂五弟林階堂來訪，子攀龍亦在，一起談論菲律賓戰局。他認為日軍恐會失敗，而戰禍將及於臺灣，導致社會紊亂，因此憂心無以維持秩序。⁷⁶2月3日，二時餘張文權來，告知林獻堂在臺中得到的同盟通信的電報，稱聯軍已攻入柏林，而日本軍部不准發佈新聞。⁷⁷2月4日，報紙報導稱，柏林堅守對抗之勢已成，而美軍進攻馬尼拉之勢極為急迫，因兩者勝敗關係重大，小磯首相在議會答辯曰：「信天佑不如恐天譴，吾人今日天譴直面之時也。」⁷⁸此意味日本當局已經感覺即將常到敗戰之苦果了。因此林獻堂批評說：「其言甚憤而又甚悲，使人讀之增無限之感慨。」⁷⁹

由於戰火即將延燒臺灣，城市居民被勸疏散至鄉村，林獻堂霧峰家遠離台中市區，即有不少親友請求借住。1945年1月26日，呂氏兩來商是否由臺中移居霧峰，林獻堂勸她移回霧峰，因菲律賓戰局緊逼，不久美軍可能登陸臺灣。⁸⁰德林和尚亦請求借屋供疏散之用，林獻堂借予一新會館的三間小房間。⁸¹

1945年2月7日，他聞知馬尼拉美軍已進入馬尼拉市中之一角，預感攻台已經迫在眉睫，因此往訪清水知事、川口警察部長，談論未來臺灣治安之維護問題。⁸²可見他已未雨綢繆，為戰後臺灣之治安設法了。2月15日，聽說

76 《日記》I，1945年1月12日。

77 《日記》I，1945年2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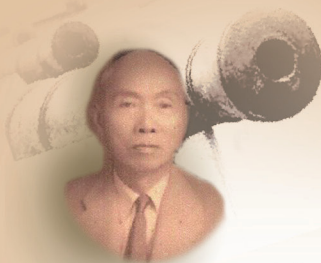
78 《日記》I，1945年2月4日。

79 《日記》I，1945年2月4日。

80 《日記》I，1945年1月26日。

81 《日記》I，1945年1月26日。

82 《日記》I，1945年2月7日。



近日在鄉軍人數百名築陣地於霧峰山，將來霧峰庄將淪為戰場，他無奈地表示「時局非人所能逆料，只能盡人事以待天命而已。」⁸³

1945年4月25日，《臺灣新報》報導，蘇聯軍隊已經突入柏林中心。林獻堂感慨說「嗚呼，獨、逸從此滅亡矣，好戰之國其結果當如是也，可不戒哉。」⁸⁴按，日人稱獨、逸為德國、義大利。林氏認為好戰之國將遭到報應而滅亡，可知其對軸心國侵略之反感。

1945年7月13日，報紙載：「敵機千九百台攻擊本土」，戰火終於燒到日本了。林獻堂批評說，「噫！勝負於此決矣。」⁸⁵他明確認為日本已經敗了。

1945年7月29日，《臺灣新報》發表盟軍所提勸告降伏之八條件。主旨如下：

「一、企圖征服世界之權威及勢力永久除去。二、聯合軍欲達目的之故，如所指定日本領土佔領。三、該羅之宣言實施，日本主權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及諸島嶼限定。四、日本之輸送兵力完全武裝解除。五、戰爭犯罪人處罰，日本政府使國民民主主義之傾向，復活言論信教思想之自由。六、七、八（略去）」⁸⁶

對這些條件，王金海與林攀龍認為頗為嚴酷，日本人絕不會屈服，⁸⁷然而，事實是日本已無力支撐。1945年8月15日十二時，天皇親自廣播，謂：「世界平和及日本民族將來發展之故，受諾ポツダン之宣言，爾臣民其克守朕意。」亦即接受波茲坦宣言之要求，無條件投降。林獻堂批評說：「

83 《日記》I，1945年2月15日。

84 《日記》I，1945年4月25日。

85 《日記》I，1945年7月13日。

86 《日記》I，1945年7月29日。

87 《日記》I，1945年7月29日。

嗚呼！五十年來以武力建致之江山，亦以武力失之也。」⁸⁸這可說是他對1895至1945年日本帝國興衰的評語與感慨語。

（2）對戰局之回應

另外，在日本投降前夕，林獻堂對戰局之發展也有一些回應工作，略述於下。

1945年1月19日，十時五十分往臺中送行，因林木赴臺北受訓，之後將往南方。⁸⁹1月26日，因菲律賓戰局緊逼，臺灣受威脅，林獻堂贊同於牛欄貢坑建築三棟房屋備避居之用。⁹⁰

1945年2月1日，林獻堂與子攀龍赴兵事部主辦之「神兵に續け州民決意表明大會」，但因十時餘空襲警報而暫停。⁹¹2月7日，聞知馬尼拉美軍已進入市中一角，他往訪清水知事、川口警察部長，指出：時局急逼，欲維持地方之安寧秩序，非用義勇報國隊不可；但隊中成員多是警防團員，若遇空襲時，將不能兼顧，而義報隊缺一部分人力。因此，他建議改組，選拔地方有聲望、有智識者為義勇報國隊之中堅。日人頗表同意。⁹²可見他已未雨綢繆，為戰時、戰後臺灣之治安設法了。2月19日，警務局屬荻原政雄訪林獻堂，問他出任大屯郡支會事務長之動機。林答稱是受遠山局長之勸，因時局逼切，不辭老朽而出，以維護地方之安寧。林也說願意做全臺講演，對於皇民奉公會之組織，他主張官民合併。⁹³大致上，林獻堂以為日本將敗，故樂於出面處理治安問題。

1945年7月10日，海軍技術大尉望月正好及武田中尉訪林獻堂，言海軍

88 《日記》I，1945年8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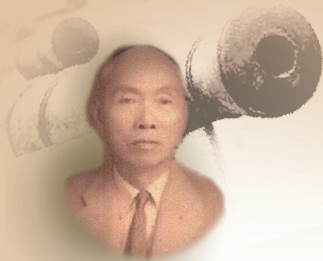
89 《日記》I，1945年1月19日。

90 《日記》I，1945年1月26日。

91 《日記》I，1945年2月1日。

92 《日記》I，1945年2月7日。

93 《日記》I，1945年2月19日。



建工場於乾溪，用地要二十萬坪，於前月著手建設，十二日三時將舉行勞務奉公隊之組織，請他出席。他答應。⁹⁴然而，時局對日本已經很不利了，因此7月11日三時半，皇民奉公會大屯郡支會在大里郡役所舉行解散式。⁹⁵

1945年8月15日，日本終於宣布投降。8月16日晚，陳炯電林獻堂，邀請研商治安維持之事。但8月17日因無車可乘，林獻堂派子雲龍代理出席。另外，日人亦力邀其出面組織治安維持會。⁹⁶顯然，日人擔心戰後治安失控，希望有名望的臺灣士紳出面協助。林獻堂原本即對戰後台灣的治安問題非常關心，自然積極響應。

綜言之，自1944年末後，林獻堂可預料日本之必敗，而他最憂心的是戰後的社會治安問題，因此表面上配合日本當局的政策，實際上是在為戰後的台灣預為籌劃，以防亂局之發生，可說深謀遠慮。

四、二戰與國共戰爭的衝擊

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重歸祖國統治，林獻堂極為興奮。然而，五十年的不同歷史發展，臺灣與大陸已經有極大的差異，以致林獻堂備受壓抑，有志不得伸。

1948-49年，國府在國共內戰中失利，退守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此大變局中，林獻堂的境遇更加不順，原有的祖國意識受到強烈的衝擊，最後竟然自我流放於當年極力反抗的日本，並老死異鄉。

以下論述：（一）戰後的不順境遇：逆來順受、（二）長留東瀛：認同的徬徨。

94 《日記》I，1945年7月10日。

95 《日記》I，1945年7月11日。

96 《日記》I，1945年8月17日。8月17日，齊藤招與張文雄同來勸林獻堂組織治安維持會，七時林衡權受高等係之託，亦來請他組織治安維持會。

（一）戰後的不順境遇：逆來順受

臺灣重歸中國統治後，林獻堂原本以為殖民地噩夢已經遠去，它可以扮演要角，建設新臺灣。然而，事與願違，無論政治或經濟層次，他都遭到挫折。以下分論林獻堂之政治境遇、國府經濟政策之衝擊。

1. 林獻堂之政治境遇

戰後林獻堂全力協助國府接收臺灣、穩定社會秩序，而且率先加入國民黨，但始終未獲善意回報，甚至於無端遭到陳儀的排斥與壓制。⁹⁷陳儀行政長官公署中除了一名副處長是大陸返台的台籍人士宋斐如外，臺灣士紳完全排除在外。至於林獻堂所擔任的職務，大多是酬庸性的，如臺灣省省參議會參議員、臺灣省政府委員、臺灣省政府通志館館長等。⁹⁸其中最令他難堪的是，選舉臺灣省省參議會議長事件。

1946年3月，他當選臺灣省省參議會參議員，5月1日，議會開議並選舉參議會議長。由於林獻堂在日治時長期領導臺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更是臺灣不二的社會領袖，眾望所歸，原可順利當選。然而，陳儀堅持由大陸返臺的親信黃朝琴出任，他不得已宣布棄選。⁹⁹他倦怠之餘，乃以年老體弱辭去參議員一職。不過，國府因事關面子，參議會推黃朝琴議長及林參議員連宗，於7月16日前往霧峰慰留，林氏方打消辭意。¹⁰⁰

此外，陳儀政府的劣政造成民怨，終於在1947年2月27日後爆發二二八事變，其後有國軍之鎮壓，林獻堂備嘗其中之酸甜苦辣，對他的祖國意識產生不小的衝擊。¹⁰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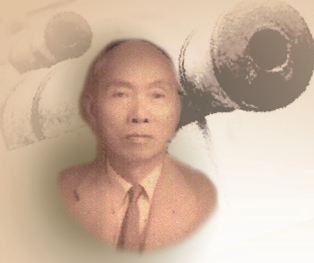
97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147-155。

98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172-175。

99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149-151。鄭梓，《台灣省參議會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1946-1951）》（台中：自刊，1993，二版），頁29-32。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1986，再版），頁44-48。

100 （1948？）年7月23日，中央社，「臺灣省參議會消息」，檔案局：000054628。

101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149-170。



1948-49年，國府在內戰中節節失利，最後退守臺灣，但由於危機意識達於頂點，反而建立極其嚴密的威權體制，全面控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資源。¹⁰²而林獻堂身為臺灣最高社會領袖，即使熱愛祖國，竟亦成為防範、壓制的首要目標。¹⁰³林獻堂對新體制與新政策雖有不滿，但由於國府以強大的武裝力量君臨臺灣，既無力也不願與其正面對抗，只好選擇迴避的方式，不斷辭退官職。¹⁰⁴他真正能掌控的只有彰化銀行董事長一職，甚至此職亦有人覬覦，使彬彬君子的他非常懊惱。¹⁰⁵

2. 國府經濟政策之衝擊

國府領臺後，陳儀宣布實施三民主義經濟政策，臺灣人民的經濟活動範圍大受限制。其中毫無法度的徵稅、徵糧政策傷害更大，尤其對地主，林獻堂自然不例外。¹⁰⁶國府遷臺後，進一步實施陳誠主導的土地政策——自三七五減租至耕者有其田，林獻堂的財產大減。

1949年1月5日，陳誠繼任省主席後，宣布治臺最高原則是「人民至上，民生第一」，準備推動土地改革。¹⁰⁷陳誠是蔣介石愛將，以意志堅定、行事強悍著稱，2月1日，又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與軍管區司令，擁有生殺大權，幾乎可以獨斷獨行。1949年3月，臺灣省行政會議通過三七五減租

102 黃富三，《美麗島事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6-10。內提出「二二八症候群」、「二二八效應」、「斯巴達式威權體制」詮釋1987年解嚴前的中華民國統治。

103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171-172。

104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172-175。

105 林獻堂在日治時已任職，戰後又被任命為籌備主任與第一任，可說淵源深而勞苦功高，而這也是他真正能掌控的機構。羅萬俤來彰化銀行，請他辭董事長，謂：「此後政治漸次紊亂，若將董事長辭退，可免交際應酬而得安居靜養，聞黃朝琴亦將辭退。」因此，林對羅萬俤之信任開始動搖。《日記》I，1949年3月30日。

106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156-158。

107 鄭梓，鄭梓，《台灣省參議會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1946-1951）》（台中：自刊，1993，二版），頁135。

決議，隨即積極執行，¹⁰⁸以便趕在6月15日省參議會第七次會議前完成減租工作，造成既成事實。¹⁰⁹爲有效執行其政策，陳誠威脅地主合作，說：「企圖阻撓的，……本主席……決心排除這種障礙，嚴厲懲處這班不良份子。」¹¹⁰陳誠甚至以林獻堂爲假想敵。1949年5月2日，他至臺中視察，召集縣市長與各界首長訓話稱：「外傳省委林獻堂首起違抗一節，純屬謠言，有意中傷，渠且保證林氏擁護減租法令。」¹¹¹這種極具權謀的政治語言真是刀削豆腐兩面光，無人敢挑戰。他甚至威脅說：「刁皮搗蛋不要臉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¹¹²

再者，臺灣自1949年5月20日起，開始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陳誠以省主席身份兼警備總司令，權力更大，無人敢違逆。¹¹³戒嚴令主要是針對中共侵犯的威脅，但竟然亦有助於推行土地改革，因陳誠下令，凡違抗或阻擾土地改革者送警備總部究辦。正巧那時臺北槍斃一個肇事的汽車司機，地主們更心寒。¹¹⁴因此，在短短一個月內，地主佃農幾乎全部換新的三七五耕地租約，至6月15日省參議會第七次大會開議前，一切已成事實。¹¹⁵9月初，

108 地政局，〈三七五地租實施的經過及其成果〉，趙文山編著，《台灣三七五地租運動的透視》（台北：自由出版社，1949），頁15。

109 董中生，〈台灣推行三七五地租的檢討與展望〉，趙文山編著，《台灣三七五地租運動的透視》，頁15。

110 《新生報》，1949年3月2日，〈台灣推行三七五地租告全省同胞書〉，趙文山編著，《台灣三七五地租運動的透視》，頁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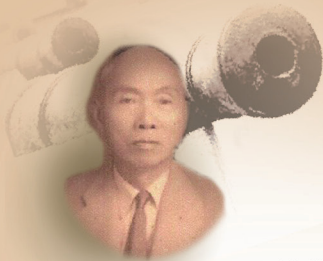
111 《新生報》，1949年5月5日，〈台中訓話〉，趙文山編著，《台灣三七五地租運動的透視》，頁13-14。

112 趙文山編著，《台灣三七五地租運動的透視》，頁51。

113 陳誠，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政府、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一號。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民意代表與戰後初期政局，第三節，民意代表與一九四九年政局〉（台北：自立晚報，1986，4，再版），頁252-254。

114 趙文山編著，《台灣三七五地租運動的透視》，頁52-53。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民意代表與戰後初期政局，第三節，民意代表與一九四九年政局〉（台北：自立晚報，1986，4，再版），頁252-254。

115 鄭梓，《本土精英與議會政——台灣省參議會史研究（1946-1951）》，頁149-153。



林獻堂在臺中接受記者訪談時說，他「很歡喜」減租順利完成，使大多數農民能得到好的生活。¹¹⁶但事實上，他內心認為減租政策粗糙，相當不滿。¹¹⁷

國府之實施土地改革固有其思想上的淵源，即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平均地權的主張。然而，何以在大陸未能執行卻在臺灣積極推動？這不能不說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政治考量。首先，一百多萬大陸軍民突然湧至七百萬人的小島上，糧食之供應是當務之急；其次，新政權必須馴服地方上層階級的反抗力量，方能建立有效的統治體制。因此，犧牲少數富有的地主，摧毀本地社會領袖階層取而代之，並取悅多數佃農，是一石數鳥的最佳政治算盤。果然，國府贏得多數佃農之心，奠定長期統治的基礎，而臺灣傳統士紳的經濟基礎則徹底摧毀，不再是足以挑戰新政權的有力社會階級。至此，林獻堂認清國府之政策，不久後就赴日而不歸了。

由上可見，二次大戰後臺灣回歸中國只帶給林獻堂短暫的、期待性的歡樂，隨之來的是一連串的挫折，此對其長年秉持的祖國意識有強烈的衝擊。

（二）長留東瀛：認同的徬徨

戰後林獻堂備受壓抑，陳誠甚至以他為實施土地政策的假想敵，真是情何以堪。1949年9月23日，林獻堂以療病為由離臺赴日，隨即申請延長居留，顯然對國府之認同已經動搖。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逐漸獲得國際上的承認，另外，臺獨運動亦開始活躍，他的國家認同又受到進一步的衝擊。此後他以年老力衰與疾病纏身為由，一再婉辭官職，並拒絕返臺，最後終老異鄉。¹¹⁸由於他長期以來是臺灣社會領袖，他的政治動向仍然引起注意，尤其是國府。

林獻堂一向不輕易表明立場，一般人對他的內心世界所知有限。據其日記，或許可略窺一二。以下分論其赴日觀光而長留、認同的徬徨。

116 《新生報》，1949年9月5日，趙文山編著，《台灣三七五地租運動的透視》，頁112-114。

117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183-184。

118 鄭梓，《本土精英與議會政——台灣省參議會史研究（1946-1951）》，頁166-167。

1. 由觀光而長留

1949年六月省參議會休會後，林獻堂認清自己的處境，可能已規劃赴日視察之事。8月27日，他與黃朝清商議9月16日參加旅行團往日本視察與治病事。¹¹⁹9月3日傍晚，他赴臺北賓館，參加陳誠主席歡迎菲律賓與韓國領事之茶會，當面告以赴日之理由有三：「一、視察日本復興之狀況；二、斟酌貿易之辦法；三、受名醫診察頭暈之病源」；而陳主席頗表贊成。¹²⁰

儘管林獻堂聲稱此行純粹為視察日本之復興與對日貿易狀況，並尋一名醫診治頭眩二年之疾的病源，社會上對他赴日之事仍然謠言紛紛，從運動臺灣託管之說，至反對託管、自治、獨立均有。¹²¹為闢謠，他在9月12日又修書予主席陳誠、保安司令彭孟緝說明。¹²²由於謠言不止，9月13日，侄兒林垂芳、垂拱亦受託，勸他暫緩東京之行。但他答稱：「此時正好機會，若遲則不能往矣。」¹²³顯然，行事溫和的他必然經過周詳的考量方下此決定。

1949年9月23日10時，林獻堂與王金海、黃朝清、林瑞池等一行人搭機離臺，夜7時20分抵東京，由謝南光、林以文等人迎接。¹²⁴25日，姪兒林正亨（林季商之子）亦來訪，並帶他會見前總督長谷川清。¹²⁵按，林正亨曾擔任軍職，思想左傾，不知此時何以在日。查八月中旬起，國府正在查辦與他有關的匪諜案件，而他回臺後不久即被逮捕；¹²⁶12月10日，臺灣省保安司令

119 《日記》I，1949年8月27日。

120 《日記》I，1949年9月3日。

121 《日記》I，1949年9月9日。

122 《日記》I，1949年9月12日。

123 《日記》I，1949年9月13日。

124 《日記》I，1949年9月23日。

125 《日記》I，1949年9月25日。

126 許雪姬，《林正亨的生與死》（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48-49。



部判處死刑，¹²⁷並於1950年1月30日執行。¹²⁸

林獻堂抵日不久後，即以治病爲由，不斷申請延後歸臺。10月5日晚間，得知辦理延期歸臺之手續獲得外務省批准，並已送交盟軍總部申請。¹²⁹10月9日，黃朝清歸臺時，林託其轉告陳誠主席，因頭眩尚未全治，將靜養至12月方歸去。¹³⁰當時國府對出國管制甚嚴，日本仍然在盟軍統治之下，延長居留手續極爲繁瑣，但由於林獻堂的身份特殊，加上日本友人的協助，均能一一克服困難，一再獲准延長居留。¹³¹1950年2月26日，他聞知林正亨慘死、CC與軍統之爭之事，感慨萬千，更強化留日之念。¹³²他在1950-51年進一步申請永久居留於日本，結果竟以政治受難者之身份，准居留日本。茲簡述其原委。

臺人欲居留日本，須同時獲得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的許可，再經盟軍總部批准，手續繁而條件嚴苛。他先透過友人的協助，取得盟總的承諾。接著1950年10月6日，他往會僑務處處長劉增華，詢問他9月15日向盟總申請永住之文件是否已經轉送？劉增華言，因護照將滿期，雖送去亦不會批准。林告以盟軍總部已經有文來，將會許可，但須由代表團送出公文。劉言若有此文，即送去。¹³³

其後，林獻堂往日本法務府會一官員（木村先生），提出所擬回復盟總之文稿。木村讀後認爲語氣太柔弱，乃取出他代寫之稿，文中有非難臺灣

127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8）安潔字。

128 許雪姬，《林正亨的生與死》，頁52-53。

129 《日記》I，1949年10月5日。

130 《日記》I，1949年10月9日。

131 《日記》I，1949年10月17日、1949年10月21日。例如：10月17日，他乘快車往東京，因延期手續尚未作成，而護照於19日滿限。10月21日，林垂立言須寫二封信，一與僑務處；一與中國航空公司，然後對台灣省政府交涉改換護照。

132 《日記》I，1950年2月26日

133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190-191。

政治之語，並述二二八情形，稱如此方可得許可。林乃略為修改其中強硬之詞句即定稿。¹³⁴1951年1月30日，申請書譯成英文，下午2時盟總派人來相會，但林氏稱，他非臺灣獨立黨（廖文毅所創者）顧問，用此名義殊為不當。盟總軍官回稱，需用此名方能以政治受難者身份獲得永住之許可；獨立黨成員黃南鵬亦在旁力勸暫時一用。¹³⁵因此，儘管林極力擺脫獨立黨之名，但竟以獨立黨顧問之名義，亦即政治難民身分，永久居留日本。一個反殖民統治者最後竟離開其所仰慕的祖國與故鄉，而且以政治受難者的身份取得永居權，誠一歷史諷刺。

2. 認同的徬徨：國府、中共、台獨

基本上，林獻堂自1949至1956年在日之生活相當平靜單純，不外乎療病、親友互訪、旅遊、詩文活動等。但他對中國與臺灣的未來仍然關心，其中衝擊最大的莫過於國家的認同問題。二戰後，他與多數人一樣，以為回歸祖國後不再有國家民族的認同問題，然而，戰後經驗使他的態度開始動搖，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兩個政權均稱代表唯一的中國，到底要認同那個中國。另外，二二八事件後台獨運動興起，身為臺灣人，是否支持呢？問題越來越複雜，造成他極大的困擾。茲分對國府、中共、臺獨的態度三部分談。

（1）對國府認同的動搖

國府在禮貌上對林獻堂仍然相當尊重，歷任主席均給予榮銜，然而，他卻一再辭退，保持適度距離。1949年12月15日，林獻堂再度請辭省府委員暨通志館館長之職，終於獲准。但1950年1月，臺灣省政府新主席吳國楨又聘林獻堂為省府顧問，林氏以詩辭謝，¹³⁶詩云「特電傳來聘老夫，自慚學淺

134 《日記》I，1950年10月6日。

135 《日記》I，1951年1月30日。

136 《卷一年譜》，頁167。



寡良圖，人才濟濟堪登用，容我扶桑養病軀」，顯示興趣缺缺。5月，移居神奈川縣逗子市靜養，自署所居之樓為「遁樓」，¹³⁷深寓避世之意涵。

他離臺確實有先見之明，因國府的遷台後威權體制一步一步強化。1950年3月1日，退居幕後以黨總裁身份控制國府政權的蔣介石，再度出任總統，成為名實相符的臺灣最高領袖。接著，閻錫山內閣總辭，由其愛將陳誠繼任行政院長，而長子蔣經國則控制情治系統，於是一個僅次於共產體制的強力威權國家在臺灣誕生了。在此期間，臺人在政治上固然毫無發言餘地，在經濟上也因土地改革、四萬元兌一元的幣制改革而動搖臺灣士紳的社會經濟基礎。此後台人的榮華富貴依附於黨國體制下，不再有自主或反抗能力。1953年時，連臺灣第一富豪的板橋林家族人林熊光竟也一度負債無力償還，因而請求林獻堂協助整理債務。¹³⁸事實上，林獻堂本人之財力亦大減，因此對前往求助者時有力不從心之感。

在日期間，林獻堂對國府對之前景並不看好，雖不公開批評，但對往返友人透露不滿之情。茲舉例說明。

林獻堂基本上認為美國不會放棄臺灣。1949年12月8日，報載美國務卿艾契遜（Acheson）言，對臺政策正在檢討中，林認為美國必定採取干涉政策，而「臺灣當不致被共軍所佔領矣」。¹³⁹12月9日，又聞，美國召開最高國防會議，以決定臺灣對策，他表示「甚希望其決定保護臺灣」。¹⁴⁰

1949年12月15日，陳誠辭臺灣主席，繼任者為吳國楨。林認為，吳為上海市長多年，對於政治定必老練；而陳誠專任軍職，軍政分治當較有進

137 《卷一年譜》，頁167。

138 《日記》I，1953年11月18日。1953年11月18日，林熊光請他為之整理負債。其因是台灣地主之土地皆被沒收，經濟困難，僅有三百萬元，無法償還負債八百萬元。林獻堂協助整理，與債權人商議，以三分半償還。

139 《日記》I，1949年12月8日。

140 《日記》I，1949年12月9日。

步。¹⁴¹

1950年1月9日，他聞知宋美齡欲返臺灣，認為定必帶有重大任務。他推測是勸老蔣放棄政權而離臺，而如此，「美國方得出兵於臺灣」。¹⁴²他又說她回臺後，「2月或3月，政權定必有番改革」。¹⁴³

1950年1月16日，美國共和黨攻擊政府對華政策之失敗，警告勿將臺灣放棄與敵人。¹⁴⁴1月18日，美、法、荷蘭駐北京領事被逐後，美國輿論大變，攻擊政府欲將臺灣棄與敵人，林認為對臺灣之政策必因此而「變為積極」。¹⁴⁵

1950年2月8日，他修書一封給黃朝清，要他及早來日，遲即恐出境不易；並說：「CC與軍統到處皆是爭權奪利，不思補救國家，真是令人憤慨。」¹⁴⁶1950年2月26日，李文蔚來訪，述其堂姪孫林正亨之慘死、宋美齡之募款、CC與軍統之爭，以及蔣總裁之建築別莊等事，林寫道「使人聞之可笑者亦有，可恨者亦有」。¹⁴⁷林難掩其對國府厭惡之情，而林正亨之死對他亦是一警訊，更增強其不歸臺之念。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職。他批評說「軍事、政治俱在其掌中，有復職與無復職皆相同，何必多此舉。」¹⁴⁸可見他表面上尊敬蔣介石，內心實甚為厭惡。4月4日，呂柏齡來訪，言3月1日總統復職，有人謀暗殺，當日遭檢舉者達四百餘名。他寫道：「臺灣人心之反蔣非常強盛，已不可收拾

141 《日記》I，1949年12月15日。

142 《日記》I，1950年1月9日。

143 《日記》I，1950年1月13日。

144 《日記》I，1950年1月16日。

145 《日記》I，1950年1月18日。

146 《日記》I，1950年2月8日。

147 《日記》I，1950年2月26日。

148 《日記》I，1950年2月28日。



矣。」¹⁴⁹5月1日，莊泗川告知：吳石中將謀叛、李友邦之妻（嚴秀峰）與共黨聯絡，被拘留並判重刑；劉啓光、劉明朝在飛機場被主席吳國楨所挽留，遂不得來日；經濟困難，商店有倒閉者。林聞後寫道「聽此情形，亦可以知人心之紊亂矣。」¹⁵⁰

1950年6月18日，報紙報導，臺北以叛逆罪槍斃陳儀。他批評說：「噫！36年2月28日，因老婦人賣煙之事而殺人，以致大鬧風潮，以致虐殺林茂生、陳欣、施江南、林連宗等千餘名。雖非皆為陳儀之罪，然眾軍殺人罪及主帥，陳儀之死，非無因也。」¹⁵¹

1950年10月10日，林獻堂應駐日大使館僑務處處長劉增華之請，出席雙十節慶祝會。他在祝辭中進言：「武昌革命不數月而打倒滿清帝國，八年抗戰國軍不（能）強於日本而得最終之勝利，內戰國軍比中共軍強而且多，卻退敗臺灣，其原因不可不知。」他又說：目前之最大問題是託管。如國府代表仍能留在聯合國，應努力克復中原，而其最善之方法則是「政府、國民、軍隊能同心協力」。¹⁵²顯然，他仍希望國府能改革政治，收拾人心。

1951年4月19日，日本通產省奉盟總之令，貨物地址寫「中華民國臺灣臺北」者，需去除「中華民國」四字。林指出日本「不認臺灣為中華民國領土已表面化矣」。¹⁵³

1951年10月30日，劉啓光等來，言臺灣近日倡言託管之聲甚高，稱：以林為主席，嚴家淦長財政，孫立人長軍政，黃朝琴長外交，李萬居長民政，游彌堅長經濟，黃及時長貿易，劉啓光他與林忠為不管部（無固定職

149 《日記》I，1950年4月4日。

150 《日記》I，1950年5月1日。

151 《日記》I，1950年6月9日。

152 《日記》I，1950年10月10日。

153 《日記》I，1951年4月22日。

務)部長。林聽後，付之一笑。¹⁵⁴11月1日，謝南光亦來訪，言臺灣盛傳託管之事，28日東京《日日新聞》亦有記載。謝言此係二陳（陳立夫、陳果夫）一派所策動的。林寫道「陳誠決不放棄政權，臺灣不免又有一番之內攻也」，¹⁵⁵顯示其對未來政局之憂心。若非家園、親人在台，他極可能會叛離。

綜上，林獻堂為人穩重溫和，雖表面上與國府友好，不公開批評，但內心實甚為不滿，對臺灣政局相當憂心。

（2）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挑戰：新祖國嗎？

對國共內戰問題，林獻堂持悲觀態度，以為國府若不改革，臺灣早晚會淪陷，而國府改革的可能性不高。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府成立，蘇聯即刻承認。他2日之日記上寫道：「其他國家亦將陸續承認」。¹⁵⁶10月18日，他在往後藤醫院途中聞廣播言，17日廈門已失守，因此預料11月中旬或下旬定必進攻臺灣，並認為陳誠自誇臺灣之守備十分鞏固，不可信，因「臺灣四面沙埔，上陸極易，而軍隊皆有二心，若一旦共軍上陸，皆不戰而降矣。」¹⁵⁷

12月10日，昆明降共，11日，中共聲稱美國務卿艾契遜已發表白皮書，決不干涉臺灣之事。他論斷說：「若然，臺灣必受中共攻擊，而蔣總統以下決不能守也。」¹⁵⁸12月12日，聞知臺灣發布總動員令，男子皆為兵，女子30歲以下為護士，30歲以上皆到兵營服務。他說：「此不過虛張聲勢以赫（嚇）中共而已，何能作得到也。」¹⁵⁹

154 《日記》I，1949年10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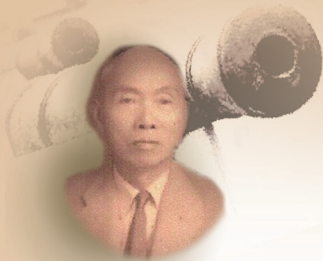
155 《日記》I，1949年11月1日。

156 《日記》I，1949年10月2日。

157 《日記》I，1949年10月18日。

158 《日記》I，1949年12月11日。

159 《日記》I，1949年12月12日。



1950年4月7日，聞知蘇聯五百台飛機援助中共，而旬日前，國軍飛機二台在上海被中共機擊墜，實為蘇聯機，他認為「此後臺灣之危機日逼矣。」¹⁶⁰

1950年5月22日，聞蔣經國在報上談話謂，「此後百日是臺灣最危險之期，過此當可以達於明年。」他批評說：「既知如此，何不放去，庶免生民塗炭也。」¹⁶¹他又料7、8月之間必定進攻臺灣，而「不知彼時臺灣之亂至若何程度耶。」¹⁶²顯然，他對台灣前途甚為悲觀。

1950年6月19日上午，美國防部長強森（John）與麥克阿瑟元帥（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商討國防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臺灣防衛問題。林稱，他自去年春即常言美國決不放棄臺灣，但自去年年末國務卿艾契遜與杜魯門總統均屢次宣言，對臺灣決不干涉，以為料錯，「直至今日，方知不錯」。¹⁶³顯然，他對於自己的先見頗自豪。

1950年6月25日北韓入侵南韓，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對中共政策大轉變，6月27日，命美軍反擊，並命第七艦隊防衛臺灣。林寫道「美自來要干涉臺灣而無機會，今有北鮮之侵南韓，乘此機會以防共產黨之侵略，而應臺人託管之希望」。¹⁶⁴10月8日，謝南光來訪，林問他臺灣若被託管，此後之形勢如何？謝言，若託管通過，中共必定參加朝鮮戰爭；林答：「若然，中共是自取滅亡也」。¹⁶⁵此時林似乎相信臺灣將被託管。

林獻堂原本是祖國派，既然對國府不滿，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是否會以之為新祖國呢？他雖一直未表明政治態度，但據以上記載，可能性是有

160 《日記》I，1950年4月7日。

161 《日記》I，1950年5月22日。

162 《日記》I，1950年6月1日。

163 《日記》I，1950年6月19日。

164 《日記》I，1950年6月28日。

165 《日記》I，1950年10月8日。

的。事實上，國府不少人如此認定，並駐日單位亦密切監視防範。1951年2月17日，丘念台至日訪林獻堂，稱蔣總統、陳誠以下之人多有疑他為共產黨者，勸他勿歸臺灣。¹⁶⁶

不過，隨後由於中共一面倒向蘇聯，與美國為敵，加上韓戰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並派遣顧問團三百名駐臺灣，以協助國民政府，1951年4月21日，他聞知後，認為臺灣已經安全。¹⁶⁷

林獻堂所料定與擔心之中共攻臺噩夢終未成真，而他亦不可能背棄親人、家產，投向中共。因此，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事始終未構成問題。

3. 對臺灣獨立之猶豫：放棄舊中國，認同新台灣嗎？

二二八後，夢醒的台人分兩派。一派是投向中共的左傾份子，人數相當多，尤其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動搖，其聲勢更大。但另有一部份人對中國政府與中國人不再存任何幻想，因而主張台灣獨立建國。其中以1950年2月後廖文毅在日本推動的台灣獨立運動聲勢最大，身為台灣人的林獻堂不免也捲入其間。

林獻堂在戰後因受國府的壓制而赴日，但又不願認同中共，是否會放棄長期以來的祖國意識，認同一個新台灣國呢？林獻堂原本即主張在中國主權下的台灣自治，但二二八事件後，臺灣前途成為一個爭議的問題，託管論、獨立論等主張紛紛提出。基本上，林獻堂似乎傾向臺灣託管，也很注意、同情臺獨，甚至贊同，但卻拒絕直接參與。到底他內心真正的想法是甚麼呢？由於他天性溫和，也不明確表態，以致於眾說紛紜。茲據其日記，設法勾勒出一近似的真相。

林獻堂身為知名的台灣社會領袖，抵日不久即有各方人士關心其動向。但他對託管或台獨均不肯明確表示支持與否，此一方面顯示其內心之徬徨，

166 《日記》I，1951年2月17日。

167 《日記》I，1951年4月21日。



另一方面不願暴露自己動向以免引起國府之猜忌。

1949年9月23日他抵日後三天，9月26日，劉明電即來訪，陳述其反對託管之意見，林未予置評。¹⁶⁸但10月31日，他回復高天成之信說，「託管之事可勿深信之」。¹⁶⁹至少表面上他不贊同託管，但較可能是爲了避免國府之猜忌。

1949年12月4日，報載美國最高國防會議決定不以兵力干涉臺灣，不採納「臺灣獨立黨」之陳情。¹⁷⁰但他認爲美國必定干涉共軍之佔領臺灣，¹⁷¹言下似乎贊成臺獨。然而，他卻拒絕參加臺獨運動。1949年12月12日，一位曾在臺中多年之日人教員齋藤守來訪請他出面領導臺獨，他「斷然拒絕」。¹⁷²1950年1月1日，廣播稱「臺灣獨立運動」之看板已掛出；¹⁷³《華僑民報》也報導稱，林獻堂是爲獨立運動而來日本，罵他是臺奸，他「付之一笑」。¹⁷⁴2月5日，張鏡村、莊要傳、李世祿等台獨人士來訪，稱反對中共而贊成獨立，但林獻堂警告說自己無實力而借重於他人，「不免爲人奴隸」，因此「對於共產、獨立皆不敢贊成」。¹⁷⁵顯然，林獻堂初至日本時並不支持「臺灣獨立運動」，自然也不是發動者。

促成臺灣獨立運動之公開化與壯大者當推廖文毅。戰後，廖文毅與廖文奎兄弟均不滿陳儀的統治，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兄弟雖都在上海，仍然被通緝。廖文毅乃逃亡至香港，並於1948年二二八週年時，結合左右各派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爲擴大組織，1950年2月，廖文毅自香港偷渡至

168 《日記》I，1949年9月26日。

169 《日記》I，1949年10月31日。

170 《日記》I，1949年12月4日。

171 《日記》I，1949年12月8日。

172 《日記》I，1949年12月12日。

173 《日記》I，1950年1月1日。

174 《日記》I，1950年1月2日。

175 《日記》I，1950年2月5日。

日，積極推展臺灣獨立運動。¹⁷⁶

廖文毅何時與如何赴日？迄今仍眾說紛紜，筆者另有文探討，不贅。

¹⁷⁷據筆者考證，廖文毅入境與被捕判刑過程大致如下。

他在香港冒名許錦昌（Hui Kam Cheong），向國府「兩廣特派員公署」領得護照，援用盟總訪問在日親友辦法，向盟總申請，獲某官員之協助而准入日本。1950年2月8日左右進入日本後，在大阪活動，2月28日，在京都舉行二二八事件三週年紀念，發佈一「自由台灣人公報」，表達台灣獨立的熱望。此集會乃統一不同台獨團體的第一步。公報指出，悲劇源於開羅會議忽視台人意願，將台灣交予中國；國民黨壓迫歧視台人，將台灣捲入國共內戰；應依據大西洋憲章第二款，台灣主權屬全體台人，應予獨立。3月9日，廖文毅在東京神田YMCA招待記者，說明台獨運動現狀與今後方針，並定3月18日召開各團體代表大會。但16日，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專訪盟總外交組長，指出廖在日之活動及其與盟總若干下級官員之勾結，疑美對台灣有領土野心，要求立予取締。因此17日晚，美憲兵赴神田青年會館搜查逮捕廖文毅。¹⁷⁸20日判決，盟軍總部（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之判決文如下：

「廖文毅（Thomas Wen- I Liao, Ryo Bun Koku, 廖溫義），45歲，住在東京神田區YMCA, 527。於1950年2月8日左右，未經盟軍總部許可，以許錦昌（Hui Kam Cheong）假名非法進入日本。3月17日21時45分，在東京為東京盟軍憲兵司令部逮捕（Provost Marshal Office in Tokyo），觸犯是帝國法令207號第三款，經3月20日審判，判決拘禁於H/L（hard labor）6個月，

176 李世傑，《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頁6。

177 筆者另有文探討，見黃富三，《戰後初期在日臺灣人的政治活動——林獻堂與廖文毅之比較》（日本交流協會，研究報告，未刊），頁10-12。

178 見黃富三，《戰後初期在日臺灣人的政治活動——林獻堂與廖文毅之比較》（日本交流協會，研究報告，未刊），頁11-13。



期滿遣回中國。」¹⁷⁹

據上，廖文毅被判拘禁六個月，於3月21日晨，被解送至巢鴨監獄執行。¹⁸⁰可見廖文毅被捕是國府活動的結果。

雖然廖文毅被捕，但獨立運動仍然積極進行，而且廖文毅幽禁於巢鴨監獄7個月後，於10月12日以「政治亡命」身份獲得假釋，其後一直留日。¹⁸¹因此，更激進的政治活動逐步展開。¹⁸²1950年5月7日，十二個臺灣團體組成「臺灣民主獨立黨」，¹⁸³並活動旅日台人加入，林獻堂自然是爭取之首要目標。

1950年5月11日，臺獨黨人張鏡村、莊要傳來訪，勸他援助獨立運動，林斷然辭之。5月14日，李永志與陳哲民同來，林採取「敬遠主義」，冷淡對待。¹⁸⁴5月17日，「臺灣民主獨立黨」在糖業會館發表聲明，他批評說，海南島失守，舟山、金門皆已撤退，臺灣亦將放棄，而「尚有宣言臺灣獨立，不知其用意何在也。」¹⁸⁵可見他基於政治現實，對獨立運動不表樂觀。1950年6月25日，黃南鵬、藍家貞等獨立人士來訪，稱臺灣獨立運動頗為樂觀，因盟軍總部頗贊成。¹⁸⁶6月28日，杜魯門總統（Harry Truman, 1884-

179 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Diplomatic Section, to Consular Affairs Office Chinese Mission, "Report of Arrest of United Nations National", 國家檔案局, 000030815, 「為陳報廖文毅活動及其被判刑經過」。國家檔案局, 000030815, 「為陳報廖文毅活動及其被判刑經過」。

180 1950年4月4日收，台灣省政府呈外交部，「據報『台灣再解放聯盟』主席廖逆文毅現因案監禁於東京美軍部，擬請我代表團交涉於刑期滿時由我方辦理遣送來台手續等情轉函請指示由」，國家檔案局, 000030796。

181 見黃富三，《戰後初期在日臺灣人的政治活動——林獻堂與廖文毅之比較》（日本交流協會，研究報告，未刊），頁13。

182 李世傑，《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頁96-97。

183 《日記》I，1950年5月20日。

184 《日記》I，1950年5月14日。

185 《日記》I，1950年5月20日。

186 《日記》I，1950年6月25日。

1972) 命第七艦隊防衛臺灣，林也認為美國將乘韓戰機會干涉臺灣，以應臺人託管之希望。¹⁸⁷

1950年10月28日，林往訪廖文毅。廖說，因聯合國議事頗為遲緩，臺灣託管問題當延至明年2月。林則稱，斷無此理；又指出若中共加入韓戰，臺灣託管問題將中止不議，臺灣將成為國民政府反攻之根據地。¹⁸⁸

1952年2月4日，張雲舫問林獻堂，蔣介石政府倒後，何人堪為中心人物組織一新政府？林推薦黃朝琴。但張說，朝琴不可用，吳國楨如何？林答曰：「亦好，但不如嚴家淦也」。張又問臺灣人之希望，林答曰：「希望獨立為菲律賓。」¹⁸⁹可見林獻堂內心贊同臺獨，只是現實上認為可能性不高。

然而，「臺灣民主獨立黨」的政治願望始終未有實現的跡象，而國府早已派人潛入進行分化工作。因此，凝聚力逐漸渙散，內部的問題層出不窮，甚至引起內鬨或脫軌行為，林獻堂有時需出面調解。1955年2月28日之二二八紀念日，黃南鵬因廖文毅命其辭副主席事，決意脫黨，組織「臺灣獨立聯盟」，在京都舉行結黨式。林聽到消息，頗為感慨，批評說獨立黨不過十餘人，因正副主席誤解而分裂，令人恥笑。¹⁹⁰因此，5月5日，林以電話勸黃與廖和好，但黃未有回應。¹⁹¹黃認為決不能與廖合作，林聽後頗感無奈，不敢再勸其合併。¹⁹²

儘管林獻堂同情臺獨黨，然而他始終不直接參與臺獨運動，有時甚至迴避接觸。原因之一是避免與國府正面衝突。如1951年6月4日，由於他數回被獨立黨招待為陪賓，被人疑為獨立黨員，為避嫌，竟婉辭廖文毅當夜

187 《日記》I，1950年6月28日。

188 《日記》I，1950年10月28日。

189 《日記》I，1952年2月4日。

190 《日記》I，1955年2月13日。

191 《日記》I，1955年5月6日。

192 《日記》I，1955年5月7日。



之邀宴。¹⁹³8月16日，廖文毅請林爲其即將出版之《臺灣民報》題字，他也極力推辭。¹⁹⁴1955年2月還發生一件雙方不愉快之「林公望」事件。¹⁹⁵原來1955年2月6日，黃南鵬欲改組臺灣獨立組織，在京都創立獨立聯盟，請林獻堂爲領袖，而不顯示其姓名，林力辭。¹⁹⁶但4月29日，黃南鵬竟公布林公望爲獨立聯盟主席，並說是林獻堂之別號，以吸引關西臺人參加。林聞後甚爲不快，責備他是要讓他落於陷阱，並說此後斷絕往來。¹⁹⁷

1955年2月13日，邱永漢（炳南）來訪，希望與林獻堂以問答之形式描述戰後之情形。林不接受，回答說：「國府政治之善惡，將來自有人批評。余在此養病，不欲談論政治以惹是非。」¹⁹⁸9月1日，廖文毅爲了進一步推動臺獨運動，於開臨時國民議會，宣布成立「臺灣共和國」，自己出任大統領。¹⁹⁹林獻堂亦未參加，對此一組織亦不看好，保持距離。²⁰⁰

總之，林獻堂雖贊同託管甚至支持獨立，但始終不願參加臺獨組織，與國府正面對抗，也不公開批評時政。原因何在呢？筆者以爲有幾點。

第一，性格問題：林獻堂性格溫和，行事穩重，不走極端，他與甚多國府要人、台籍仕紳關係良好，不願正面對抗。

第二，台獨之可能性與可行性：以當時之國際政治環境、國府在台軍力之強大、台人力量之薄弱等因素，他以爲貿然加入不但不會成功，甚至激起國府更大的反彈，對台人未必有利。

第三，現實問題：林獻堂家人、財產均在台，身爲林家大家族族長，必

193 《日記》I，1951年6月4日。

194 《日記》I，1951年8月16日。

195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215。

196 《日記》I，1955年2月6日。

197 《日記》I，1955年4月30日、1955年5月2日。

198 《日記》I，1955年2月13日。

199 《日記》I，1955年9月17日。

200 黃富三，《林獻堂傳》，頁216。

須考慮其安全性。

第四，國府之監視：事實上，國府不放心林獻堂，一直嚴密監視著他的動靜，不使與共黨或臺獨掛鉤。如1955年9月1日，廖文毅召開臨時國民議會，外交部立即囑亞東司約請日本公使，要求電告外務省，制止台獨黨誘惑林獻堂參加會議。²⁰¹不久，蔡培火亦持張群秘書長之函面詢林獻堂的態，林答稱：反共是他多年一貫的態度，而最近之臺灣獨立運動如同兒戲，絕不受其影響。²⁰²可知林獻堂時時受到監視，他也察覺到，因而謹言慎行。戰後旅日之台人均稱，國府情治人員之監控極嚴密，大家都不敢有公開活動。²⁰³

五、結語

歷史上，戰爭導致臺灣之頻頻變動統治者，每次戰爭均使臺人飽受戰火之害，而改朝換代更使人民備嚐調適之痛苦滋味。林獻堂一生即經歷乙未割臺之役、二次大戰、國共戰爭，其生命史正反映戰爭對臺人之直接與間接傷害。

1895年乙未之役中，他嚐到家國淪亡之痛，並遭受長達半世紀的差別待遇與迫害。在殖民統治後期，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與第二次大戰，他因心向中國而遭到肉體的迫害與精神上的煎熬，甚至被迫參加皇民奉公會，效勞殖民政府。

1945年大戰結束後，他欣喜回到祖國懷抱，可以為國家與鄉土效力。然

201 1955年9月1日，外交部，「有關廖文毅在東京召開台灣臨時國民會議一事，已囑亞東司商談，請其電告外務省，設法制止另誘惑林獻堂參加該會議，並希查明電復」，檔案局，000031575。

202 1955年11月18日，在中華民國大使芳澤謙吉呈外務大臣重光葵，「林獻堂の政治立場」，在1955年12月1日，「中華民國最近の政情」，外務省アジア局第二課長呈報。外交史料館，A' 4.1.1.1-1。

203 2005年11月21日，訪林宗毅先生於東京帝國飯店。林先生乃林本源家族後代，與林獻堂往來甚密。其他台人亦有類似說法。



而，祖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落後，使他大為失望，而陳儀的冷酷對待與多方壓抑，尤其令他抑鬱悲憤。因此，他的祖國意識開始弱化甚至動搖。

1949-50年國共戰爭中，國府戰敗撤退臺灣，然而，他的政治地位毫無改善。而社會經濟地位更因土地改革政策而受重創，於是遁居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聲稱代表唯一的中國，是否可以取代國府成為新祖國呢？此外，對中國失望的台人在廖文毅領導下推動臺獨運動，身為台人，是否支持呢？因此，林獻堂在日又受到三種國家認同的衝擊而徬徨不已。

林獻堂一生中經歷三政權轉移的戰爭，備嘗台人的悲哀，他的經歷其實就是一部臺灣近代史，戰爭與換統治者似乎是台人的宿命。